

冬天的色彩

□董鸿杰

灰的房屋、灰的树、灰的田野、灰的雾，冬天看来如此单调，实则收敛的颜色还是在的。

京城的朋友发了一张美图，乍看像柿子，又觉是苹果，一问才知是海棠果，又名“红厚壳”。

办公室里，一盆兰花，靠我的一点残茶和偶尔的瞩目，在角落里任性了几个月。这两天抽出了一点新绿。曾经它们太过铺张，如今把绿藏了一些，有了“省吃俭用”好过冬的朴素。

人生如草木。我们每个人，在这个世界上，先有所依附，后安身立命。一位朋友来自婺州，在甬城扎根二十载。如今，又逢工作调动，只能再次启程。幸而有朋友鼓励，得以在爱的天地汲取养分，奋力前行。

有的人从身边走散，有的人与故土别离。前几日，宜春明月山迎来了入冬的第一场雪，一片茫茫之中，老师的感言是“一晃快20年了”。

“雪捎来的诗，被疾徐的风困在了，故乡的屋檐下。”留了言，不觉也湿了眼。

小时候，长于农村。飘了雪，那种浑天浑地的白，任何一种色彩都无法比拟。

大雪，总是在夜里无声地落。天亮，父亲推开被雪封住的木门，跑去厨房给一家人煮年糕汤，那烟囱里飘出来的炊烟，也是白的，风吹即散。

雪后的天如此高远，云彩像一朵朵的棉花，又像可爱的羊群，不知被谁的鞭子赶着跑。屋檐会长出冰凌，暖阳之下，晶莹闪着光。用扫帚的竹柄套住，一掰。一场雪，就下在了唇齿之间。

屋前的小河怕冷，会封厚厚的冰。娃娃不怕，拿起瓦片捧在冬天的手心，“哧溜哧溜”，演出盖世英雄的日常，头顶直冒热气。

每当下雪，母亲就不用出工了。

拿两把长椅、一面竹排，就有了翻新被子的舞台。

面子、里子、棉絮，安置妥当。母亲目光柔和，拿针穿线，她的面庞宁静安详。手中这一枚光滑尖锐的利器，丝毫没有寒意。看着母亲专注于上下连缀，那些绵绵的白线被缝在被子上，像一串洁白的小小的足印。

想起去杭州求学的前一夜，母亲在灯下缝被子。其实，棉被是早已缝好的，她又拿出来，加密针脚。母亲所能做的可能只有这些了。儿女总要被命运之手领走，就像如今，我也目送我的孩子走向远方。

“临行密密缝，意恐迟迟归。”在家的王国里，母亲的叮咛与针线的语言一样，绵绵密密又质朴无华。当孩子和白色的针线一起到达另一个城市，母亲的手里剩下的是一根孤零零的针，还是一团剪不断的线。

母亲翻新被子的时候，总爱唱《孟丽君》：“层楼飞阁多玲珑，花朵雕梁好辉煌……”如今每当听到这出越剧的选段，我总会想起低矮的房子里，我和白色的针线、棉絮一起生活的痕迹，想起母亲为我述说的灶神和财神的传奇。这些回忆被风吹起，被雨淋过，被太阳和月亮垂青，被星辰的眼睛看破，被远行的孩子带到了异乡。

思绪纷扬，穿过厚厚的云层。对往昔的追念，让人凝视那些流光的岁月，让往事不再如烟。如今，年轻的家庭，都用上了被套。年轻的母亲给孩子准备的也是买来的新衣服。在城里，和针线一起失去的，还有什么？当老日子里的东西不再浮现，又有谁看到母亲头上的银丝，白得像当年的针线，像一场又一场下不完的雪？

白茫茫的世界里，我看到一群少年，用被雪压断的竹枝，在院墙上扫下一堆雪，冰雪夹杂着竹叶的葱绿，散发着清新的气息。院门之外，父亲推着一辆“吱呀吱呀”的独轮车，几颗白菜和萝卜，依次明灭闪烁。

落入人间的云朵

□王秋女

立冬一过，太阳好的日子，弄堂边上、老小区的楼底下、菜场门口的空地上，几个大妈，拎两张长条板凳，再搬几块大木板，七手八脚地拼起个大台子，又抖出一大块旧床单往台子上一铺，最后在旁边插根细竹竿，挂上几个丝绵兜，一个临时工作台就算搭建成了。

这台子一搭，丝绵兜一挂，不用吆喝，老街坊老邻居们都知道，立冬过了，一天冷似一天，家里的丝绵被、丝绵袄、丝绵背心，都好拿出来翻了。

翻丝绵，是江南人过冬的前奏之一。

杭嘉湖一带，素来是丝绸之乡，虽然如今那边的乡下，不再像茅盾笔下的《春蚕》里所描写的，家家户户养蚕忙，但养蚕，还是当地农村颇为重要的一项副业。一到春天，一排排枝干虬结的老桑树，新叶勃发，老树焕新颜，满树生机；到了初夏，宽大的桑叶亭亭如盖，紫红的桑葚似宝石点缀其间，也是当地一景。

特别是有打算办喜事的人家，怎么都得提前两年，看几张蚕种。这儿的的风俗是嫁女娶媳，都得备上十几床丝绵被。丝绵被，是用纯桑蚕丝做成的，十几床丝绵被，可想要多少蚕茧。而这十几床丝绵被，很多母亲都会选择从养蚕、收茧、缫丝，一直到最后的拉丝成被，一手落，绝不假手于人！这样做，既保证了原材料的绝对纯正，更是把做母亲的一片心，细细密密地融进那一床床丝绵被里。

养蚕的辛苦，自是不必说了，即便是如今，其实跟当年茅盾笔下的《春蚕》里的养蚕方法，还是大同小异，半夜得几次起来喂桑叶，单这个苦，就不是一般人能吃得了的。

再是缫丝，虽然机器缫丝早已普及，但做丝绵被用的桑蚕丝，很多母亲还是坚持要手工缫丝。这种手工缫丝出来的蚕丝，叫做清水丝绵，顾名思义，是直接用清水里缫丝。

将蚕茧放入一个大锅，加满清水，滴几滴菜籽油，煮开，捞出，反复用清水冲洗

以去除丝胶。再备一只大桶，里面盛满清水，就可以开工了。煮过的茧子放入清水中，剥出里面的蚕蛹，在清水里漂去杂质，再用手将小小的一只蚕茧大力抻开，一直抻到能将蚕茧套在手上。先是极薄的一层套在右手上，像只薄纱手套，一只只茧子剥开来，用力抻大，逐层套叠在右手上，最后攒成一只厚厚的白手套，再将另一只手也插进白手套里，用力抻开，就成了一个个小绵兜。攒到七八个小绵兜时，用一根竹片，弹成一个半圆形的竹弓，将小绵兜用力抻开，套在竹弓上，七八个小绵兜套上去后，就成了大绵兜，挂到阴凉通风处晾干。

就这样循环反复，不知道要重复多少次，才能把那些茧子缫完。一双手一天到晚泡在冷水里，逐渐肿胀变形。而这小小的一只茧子，抻开后，看起来轻飘得像天上的一缕云彩，实则极具韧性，层叠在一起后，像羊毛一样有一定的毡合性，更是柔韧无比，每抻一次都非常耗力气，所以这缫清水丝绵，看起来轻松，实则是个体力活。

蚕茧缫好丝，大绵兜晾得干干的，一切准备就绪，挑个有大太阳的好日子，喊上几个要好的老姐妹，一起帮忙做丝绵被。这做丝绵被跟做棉被不一样，做棉被，弹棉花要专业的工具和师傅。而做丝绵被，其实就是个力气活，最好是四个人，一人一个角，用力将大绵兜拉扯成被子大小，那大绵兜扯开后，薄薄的一层，似天上的云朵，轻轻地落下来。然后再扯第二层，这样扯啊扯，一层一层地堆上去，堆得厚厚的软软的，最后用一个薄薄的棉布套子，将那一堆堆云朵拢住，一床蚕丝被就做好了。

这样的被子，晚上盖在身上，又轻又软，就像天上的云朵，一点都觉察不到分量，却暖和得不得了。

有了这些落入人间的云朵，江南的冬天再阴冷，也就不怕了。